



丐 侠

■	官	场	飞	盗
■	舍	命	清	官
■	弥	留	之	际
■	碧	血	青	衫
■	野	草	悲	风
■	深	谷	鬼	影

I247.7
339
1

通俗文学作家自选集

丐侠



古 墨 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

女子学院 0053882

责任编辑 胡细生
封面设计 翁纪军

丐 侠
古 墨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(南昌市新魏路)

新华书店经销 南昌市光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7.5 插页0 字数15万

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10,000

统一书号: 10110·554 定价: 1.70元

ISBN 7—210—00086—0/J·34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共收传奇小说七篇。《丐
侠》、《官场飞盗》、《舍命清官》、

《弥留之际》人物互有联系，而又各自
独立成篇，主要是写丐侠这一人物的见
义勇为、打抱不平，反映了劳动人民的
愿望，揭露了封建官场的黑暗腐败。

《碧血青衫》和《野草悲风》人物互有
联系，而又独立成篇，以明末清初为背
景，塑造了沈梅娘和木头太郎这两个性
格各异、义胆相闻的英雄，歌颂了民族
气节，是慷慨悲歌的历史爱国题材。

《深谷鬼影》是武林小说，写得颇有余
味。

这些作品构思奇巧，情节曲折，颇
有悬念，布局周密，故事怪诞，而又符
合事理、情理。作品注重提炼深沉的主
题，人物性格都很鲜明。

目 录

丐侠	(1)
官场飞盗	(44)
舍命清官	(92)
弥留之际	(141)
碧血青衫	(155)
野草悲风	(183)
深谷鬼影	(216)

丐 俠

一 野店怪客

清道光八年秋。

江南奇峰岭与芙蓉岭之间：一条丈余宽的山道在丛山峻岭中蜿蜒盘旋，一头通向号称小苏州的奇峰镇，另一头通往郁州府城。

在一处小山脚下，长有一带松林，山道穿林而过，转入后山。路旁，齐崭崭排开三间木屋，全是杉皮盖顶。外搭一个凉棚，檐角上用竹竿挑出一长条牙边布旗，白底黑边，上书“松林酒家”四字。

此时正当午后，秋阳似火。枝头蝉噪不已，正是人们消闲避暑之时。肥头大脑的店主靠在柜台后边打盹。几位过路的客商坐在凉棚内，懒懒地摇着纸扇，饮茶纳凉。

陡然，听得一阵马蹄声：得得得得，清脆而急促！众人

展眼望去，烈日下，远远地，只见黄尘起处，一白衣人骑一白马，从郁州府方向风驰电掣般而来。转眼便到跟前，猛然勒住缰绳，白马前蹄扬起，一阵嘶叫，山鸣谷应……

好马！众人看时，只见此马浑身雪白，跑的口吐白沫，两肋大汗淋漓，如同水洗。马背上轻飘飘跳下一位汉子，大踏步走进店来。此人年纪约莫二十七八。中等身量，手提一青布包袱，背插一剑，头上缠有一条白布，身着毛边粗布麻衣，草绳束腰——分明穿的是一身丧服！但看他长相俊秀，神气清朗。又不见多少愁容，反而双目灵灵闪闪，英气逼人。

白衣客直入店内，坐定了，问一声：“店家，可有甚么解渴充饥之物？”那店主慌忙带笑答道：“小店备有刀切面、熟牛肉，外带陈年封缸松子酒。客官有所不知，此酒，人称‘隔壁千家醉，开坛十里香’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有好酒好肉尽管拿来！”

店家慌忙取出一罐酒，又端来一碟牛肉、几样小菜。白衣人只管大碗喝酒，狼吞虎咽，默默无言。

来客正饮酒吃肉，忽听得山道对面松林内响起了一阵铁器撞击声，很有节奏。接着，有一人按着节拍，踏歌吟唱而来……白衣人心中一动，放下酒碗，侧耳倾听。只听得那人唱道，

赋性生来是野流，
手持竹杖浪九州。
饭篮向晓迎残月，
铁板临风唱晚秋。
两脚走遍尘世路。

一肩担尽古今愁。

.....

唱得好！那白衣客人心中称赞，暗暗点头。众客官也都向松林间望去——

随着歌声，松林间人影晃动，飘飘然，现出一个瘦高老人。只见他头发如霜似雪，胸前银须飘拂，左手执一副尺来长的铁板，右手撑着一根竹杖，穿一领宽袖长袍，布带束腰，那长衫破旧不堪，千补百缀，风尘仆仆——分明是一个沿街敲板要饭的老乞丐。那瘦骨嶙峋的老人穿松林、过山道，一路踏歌而来，潇潇洒洒，自有一种道骨仙风。渐渐地，来得近了，白衣人定睛望去，只见这老人面色红润，额角高亮，两眼深陷，双目如电炯炯有光，两边太阳穴微微凸出。白衣人暗吃一惊，知道此人内功深厚，绝非等闲之辈。

那老乞丐来到松林酒家之前，站定了，望着门柱上一副对联，朗声念道：“一醉千愁解，三杯万事和——好！好酒！”双手一拍，哈哈大笑，声若洪钟。

老乞丐径直走入凉棚内，向那几位过路客商拱手施了一礼，道：“恭喜发财！各位施主在上，不知哪位肯施舍老贱人一碗水酒？”

那几位客商内心不乐，纷纷转过脸去，其中一位客商挥手道：“你这老头好不懂事，分明看见我们都在喝茶，哪有多余的钱请你喝酒？去，去去！”

那老人受到责备，也不计较，只是微笑摇头。

白衣人在屋内高呼一声：“那位老丈，要喝酒请进来！”

那老者便昂然而入，对白衣人施了一礼，道：“官人吩咐，老朽从命了。”

白衣人赶忙起身抱拳还礼，便请老人入座。

老乞丐往桌上瞟了一眼，站着不动，似有不乐，道：“阁下残羹剩菜，也请人么？”

众客商见这老乞丐不知好歹，纷纷议论笑骂：“俗话说得好，真是‘叫化的嫌米糙’了！……”

白衣人却宽和地一笑，高声叫道：“店家，添酒上菜！——老丈，这边请坐！”

那老人欣然入座，也不稍作谦让，自管斟酒吃肉，连声称赞“好酒”，旁若无人，神态甚是傲慢，白衣人笑脸相陪。

一时间，如风卷残云，杯盘皆空，老乞丐将嘴一抹，对白衣人道：“多谢官人，今日酒酣饭饱，却不知是否还有银两相赠？”

众客人见这疯老头说得有趣，便又是笑。

白衣人也觉得有些不是味儿，犹豫了片刻，苦笑一下，终于扯过包袱，解开了，检出二两纹银，端在手上，恭恭敬敬地说：

“区区之数，还望老仙翁笑纳！”

二两纹银价值不轻，众客商看得眼呆，一个个心热眼红，一时鸦雀无声。

不料那老乞丐竟仰头一笑：“哈哈，也是个不干脆的人！想这区区二两银子，老朽要来当得几日之用？算了算了，既然酒好，我不如赏给酒家罢了。”说着，左手已运动

两块铁板，当作筷子一般，往白衣人手中一夹……那白衣人听着，心中很不受用，眉一皱，正想把那银子收回。哪里还来得及？只见那老乞丐手疾如风，白衣人一愣之间，手中二两白银已被他用铁板夹走！

老乞丐头也不回，左手腕轻轻一抖，那二两银子便径直往后飞去，啪地一下，刚巧落在店家的柜台前。那胖店主凭空得了二两纹银，直喜得抓耳搔腮连声道谢。那一帮客商见店家得了好处，愤愤不平道：“没见过这种不要脸的老东西，拿着别人的钱硬充好汉！”

白衣人心中也有些作恼，脸皮暗暗发红，又从包袱里取出一锭元宝，足有二十两重，托在手中，往那松木桌一拍——那松林酒店就地取材，省工不省料，做的桌椅原本十分牢实厚重，就如这松木桌面，便有五六寸厚，如同屠户砍肉用的案板一般。那白衣人当时冷笑一声道：“老仙翁既然嫌少，这里还有一锭大的，请！”说着，运动内力一拍，竟把那元宝平展展打入桌内！众人一见大惊。

却见那老乞丐点点头，微微一笑，说声：“多谢了！”左手轻扯胸前衣襟，右手拇指往桌下轻轻一弹，“扑”的一下，那陷得紧紧的元宝竟从桌内直跳起来，恰巧落入老者衣襟之中！

这一拍一弹，众客官再是外行，也看得出这是武林中一种高深的内功了，一个个伸伸舌头，默默观看，不敢多言。

白衣人赞道：“好功力！”

那老者似乎听而不闻，却道：“官人带剑而行，想是武林中的朋友了，但不知阁下高姓大名？”

白衣人欠身道：“有劳老前辈动问，在下姓陈，单名一个达字。世人谬称‘小诸葛’。”

“呵呵，久仰久仰！江湖上人称小诸葛武功高强，神机妙算，仗义疏财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果然！”老者抱拳施礼，那陈达赶忙欠身称谢，老人又道：“但不知阁下师门何处？”

“回老丈，小辈自幼习文好武，十年前，曾与两位师兄至湘西梅岭太虚观投师学艺，受业在梅山道长门下。”

“呵呵，原来是梅山道长的高徒，想必是梅岭三杰之一了，失敬失敬！”

当下那老乞丐频频发问，青年男子恭敬回答，众客人竖耳倾听。

原来，那陈达师兄弟三人，江湖上号称“梅岭三杰”。大师兄上官龙，紫面虬须，练的是鹰爪功，使一条丈五软鞭，一身轻功也十分了得，威震武林，人称“紫髯神鹰”。二师兄欧阳若冰，练的是黑沙掌，使双钩，此人生得风流俊俏，肌肤似雪，穿白衫，人称“雪衣秀士”。小诸葛陈达，使一柄游龙剑，功夫也算得炉火纯青。

三兄弟下山多年，各奔前程，彼此间也不常往来。不料，二师兄在前几日，八月中秋之夜，突遭横死，陈达闻得凶报，正急急赶往奇峰镇外奔丧。大师兄上官龙路远，想必在几日内也会赶来。——那陈达说到此处，不由一声长叹。

老乞丐道：“奇峰镇外，八月中秋？莫不是芙蓉山庄之凶案？”

小诸葛凄然答道，“二师兄正是芙蓉庄主！”

那老人听说，不觉动容，道：“此事老朽也有所听闻，那芙蓉庄主死得怪异，据说为山鬼所害！据老朽之意，人生在世，为善为恶，都有报应，非人力可以强求，令师兄既然气数已尽，这奔丧之事，若依老朽愚见……不去也罢！”

陈达冷冷一笑：“老丈此说谬矣！陈达闻得二师兄凶讯，千里奔丧，急如星火，日夜兼程，只恨不能身插双翅飞往芙蓉山庄，祭奠亡灵，把凶案弄个水落石出！”

老人摇头叹息不已，半晌又淡然道：“阁下应知武林人只可行侠仗义，不可倚势欺人。你师父的教训中，不也有‘多行善，少逞强，勿欺心’这一条么？”

陈达一听猛然跳将起来，因为这是师父梅山道长所嘱教规的第一条。外人一般不知。看来，眼前这位老者，与师父非亲即友。至少也是同道中人？慌忙叫一声：“老前辈在上，晚生多蒙指教！”说着一揖到地。

老乞丐一把扶住，道：“免礼！老朽见阁下仗义识礼，此行又挟情义怀仇疑而去，且听老朽好意奉告一句：不该管的切莫多管，尽了兄弟礼数便及早回程——此行凶险，慎之慎之！”

陈达听了此言，心中一怔。

老乞丐说完便起身告辞：“阁下少憩，老朽尚有事先走一步。”小诸葛极力挽留不住，只得相送至店门前，终于问道：“不敢动问老前辈尊姓大名，仙居何处？”

“老朽萍踪不定，山野之人，更不值得道姓留名！”那老人说罢哈哈一笑，飘然而去。

小诸葛心中怅然若有所失，缓缓回归座前。刚坐下，却

又直蹦起来——只见那一锭大银，竟又好端端地嵌在松木桌内！二人分明对面交谈，同时起身，竟然不察他何时将银两送还，此人身手之快，简直是世间少见！

小诸葛细细一想，此老者功力深厚，行踪怪异，再回味他那一番言语，虽出好意，但似有所知，又有所隐，究竟是何方怪客？想我小诸葛聪明一世，竟然问不出个来历，心中不由又悔又疑，便急忙起身，穿堂出门，四下寻觅。哪里还有老人踪影？

二 花 烛 阴 风

奇峰镇外有个芙蓉山庄，几天前的确出了一桩怪事，闹得全镇街谈巷议，沸沸扬扬。

那天，正是中秋佳节，又是芙蓉庄主欧阳若冰的新婚大喜之日。这雪衣秀士娶了一个美女，是白鹤村白云甫老头的独生女。此女生得风姿绰约、美艳绝伦，四乡八镇远近闻名，人称“白鹤女”。

当晚，芙蓉山庄里里外外灯火通明，宾客满座，欢声笑语不绝。大堂上，燃着一对三尺高的巨型彩绘花烛，贴一个大红喜字，两边更有一副红底金字对联，写道：月朗星稀秋正半，珠联璧合影成双。

正厅两侧，摆开一长溜客席，请的无非是本地的亲戚、朋友、官绅、名士之流。席上，猜码划拳，谈天说地，热闹非常！

雪衣秀士欧阳若冰，年方三十，英姿飒爽，穿一领雪色

花边珍珠衫，胸佩红花一朵，满面笑容，在宾客席间穿流周旋。有人闹着要新娘子出来见客敬酒，若冰笑道：“新人生性腼腆，小生代领罢了！”说着又连喝了七八杯酒，不觉粉面含春，脚下步履飘浮，早有了八成醉态。

此时夜已渐深，秋风阵起。室外树梢头上，捧出圆溜溜银盘样一轮明月。

一些有兴致的客人，便带果品、携酒菜，来到后花园饮酒赏月。

老管家王海，年过花甲，是芙蓉山庄的两代总管，对主人忠心耿耿，在庄内很有威望。此时，他却坐在一远离盛宴的偏僻角落，默然无语，很少饮酒，似乎忧心忡忡，闷闷不乐。

原来，今天早上，他曾背着芙蓉庄主，去做了一件事。——这芙蓉山庄附近有一座鹤塘山，山下有一座荒凉破败的山神庙，乡人又称为“三圣祠”，祠中供有山魃、龟神、鹤怪三座神像。平日里，也少有烟火。这新娘子白鹤女，据说幼时曾患过一场大病，父母在焦急之时，曾往三圣祠中许下一个大愿：将此女许为山神侍女，以保平安。白鹤女病愈之后，果然每个月都往三圣祠中敬香祭奠。王海闻如此事，又深知主人一向不信鬼神，便于今早私下带了几个家丁，备了花烛香案、黑猪白羊，到那座山神庙中祭拜三圣。老家人本是一片忠心为主之意，谁知弄巧反拙。当时，王海正跪在神前，低头磕拜，心中默默叨念：“神灵在上，我家主人娶了山神侍女，今日特备三牲前来拜谢，请保佑主人新婚平安，大吉大利……”正祈祷时，突然一阵风起，不知何处撒来一

把尘沙，瓦檐上也有碎石乱响！王海急忙带上家丁出外观看，却不见有人影，正满怀疑虑回到祠堂内，却见烟雾缭绕之间，那山魃头上，缓缓飘下一张白纸，上面现出一个“凶”字！神龛内，似有阴风吹拂，帷幔微微摆动，祠堂内光线昏暗，阴森恐怖，那三圣又面目狰狞。——王海与众家人大惊失色！一个个浑身乱抖，转身抱头而逃……

山神动怒，看来这件婚事凶多吉少。老管家王海整天惶惶不安，又不敢对主人言明，只得暗暗留神在意，小心提防。

后花园内，一轮明月渐渐高升，银辉如水，洒满院落。众宾客坐在花丛树影之间，聊天谈笑，品茶赏月，十分惬意。

突然，檐上瓦响，一阵尘沙随风而至，纷纷扬扬，洒在众人席间。宾客纷纷起立，拍帽抖衣，大为扫兴。这阵尘沙来得怪异，心细的客人未免暗自惊疑，悄悄议论。

王海见状，慌忙站起，脸色煞白，心中暗暗惊叫：来了！他留心观察了片刻，没见什么动静。一会，却听见庄院门口，过厅之内，远远地传来一阵喧哗！

那芙蓉庄主醉意薰薰，叫一声：“杜师爷，何人在前厅吵闹！”随声，在人群中便站起一条粗大汉子来，身穿对襟箭袖紧身衣，下穿黑色宽裆灯笼裤，束一条宽皮铁环腰带，蹬一双抓地虎快靴，昂首挺腰，威风凛凛，正是芙蓉山庄的护院武师杜云鹏。此人练得一身硬功，双臂能碎石断铁，又兼他生得颧骨突出，低额阔嘴，所以人称“铁臂猿”。

杜云鹏大踏步直奔庄门。老管家王海不放心，便也跟出察看。

庄院门口，一个手持竹杖的老乞丐直闯而入，众家人拦他不住。那老乞丐口中骂道：“好不懂事的东西！今日正逢佳节喜日，哪有驱客的道理？好生招待我便罢，否则老夫直入内厅，找主人评理去！”

杜云鹏大怒，道：“何处来的野物，敢来闹宴！与我打了出去！”王海连忙劝道：“杜爷，今日是主人大喜之日，不可滋事，以求吉利！反正有的是酒肉。”便叫家丁添酒上菜，请老乞丐在前厅入席。

一家丁持一壶酒放到老人跟前，那老人也不伸手，只是低头一吸，分明离开酒壶嘴还有一两寸远，竟能将酒吸入嘴中！众人看得稀奇，便纷纷哄笑议论。

那老乞丐也笑道：“多谢各位款待，老夫别的没有，且变个戏法给众位爷们消遣！”说着把一双手伸到桌下，轻轻敲弹，似有节奏，只见桌面上那些杯儿碗儿，菜碟酒壶，竟颤颤悠悠、跳跳蹦蹦、歪歪扭扭、左旋右转地跳起舞来！

众家人看得呆了，有惊的、有疑的、有笑的，纷纷离座围观。

老人的戏法一停，众人便争相敬以酒菜。

那铁臂猿杜云鹏在人丛后冷笑一声：“哼，什么疯疯癫癫的玩意，也来骗饭吃！若依得我的脾气，便喂狗，也不能便宜这老东西！”

老乞丐正扯了一只鸡腿，一听此言，便说：“那就喂狗罢！”说着把那鸡腿往桌边一扔——桌下，正有一条黄狗在席间钻来钻去，寻些残骨剩肉，这时便上前一叼，那老人却用手中的竹杖一拨，那狗便一口咬了个空！老乞丐手中一条竹

杖使的十分灵活，左拨右拨，引得黄狗东扑西跳团团转，却始终咬不到那只鸡腿。老人口中却连连叫道：“喂狗喂狗。”

众人见他玩得有趣，便又是一阵笑声，连杜师爷也忍不住张嘴哈哈大笑。这时，老人竹杖一抖，那只鸡腿便直飞起来，呼地一下，恰好射入杜云鹏嘴里！

那铁臂猿杜云鹏威风一世，何曾受过这种鸟气？当时一股怒气从心底涌起，双目圆睁，呸的一声吐出鸡腿，左手将众人一把拨开，右脚抢上一步，右臂顺势反手一抡，那铁锤般一个拳头，快如闪电，直往老乞丐顶门上砸了下来。这一手“跨步劈打”，来势凶猛，足有千斤之力！

那老乞丐坐在椅上，随着拳风仰身往后一倒，两腿一伸——打死人了！众人一阵惊叫。却见那老人，又收腹缩腿坐好，伸手拿起桌上酒壶筛酒，如同无事一般！

杜云鹏一拳落空，脚下反被喘了一腿，一个踉跄，险些摔倒。他怪吼一声，又要进招，后肩却被老总管王海一把扯住，厉声喝道：“杜师爷，不得行凶打闹！——今天，是什么日子！

杜云鹏一愣，心中仍愤恨难平。王海牵住他的衣袖，道：“杜爷，你来，我有话说！”

老管家强扯着杜师爷走入内院去了。

内厅里，雪衣秀士欧阳若冰，早已喝得醉意十足，此刻起身抱拳，对众宾客说一声“少陪！”便在两个贴身家人扶持下，歪歪倒倒地 toward 新房走去。

那新房设在后花园水池边芙蓉阁上，四周风景如画，庄